

自強歌藝·風靡美國

劉昌博

從減胖說起

我現在才發現一個減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教你帶一個藝術團隊到國外去表演；因為，我偶然用上了這個方法，體重居然減輕六公斤半。

我的體形，原是胖嘟嘟的，彷彿彌勒佛般的滿臉福相；雖然，我會節食和吃減胖藥，仍是其胖如故，體重高達八十五公斤半。

今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七日，我奉命率領自強綜合藝術團到美國訪問演出，只不過二十七天；但是，我回國時磅體重，祇剩下七十九公斤；真高興得有些飄飄然了！

因為，這個減胖妙方，是我親身體驗得來的，自非信口雌黃；如果，肥哥胖姐不信的話，請看完我這篇報導，找機會再「如法泡製」一番，必會達到減胖的目的。

現在，請聽我述說減輕六公斤半體重的過程吧！

組團的經過

今年元旦日的晚上，約莫九點鐘的光景，窗外還下着冷冰冰的細雨，我呆在家裏看電視的新年特別節目；正看到女歌星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崔苔菁等依序出現在螢光幕上演唱的時候；忽然，電話鈴響了。原來是僑務委員會第二處黃處長炯第打來的，要我於明（元月二日）天早上八時，到台北市南京東路第一大飯店喜臨門餐廳來個「早餐會報」，說是有十萬火急的要事相商，非到不可。

第二天一大早從溫暖的被窩爬起來，天刮着風，飄着雨，冷的要命。當我趕到喜臨門餐廳，發現我的頂頭上司——文化局鍾副局長義均赫然在座，僑委會黃處長正陪着十幾位美國來的僑領正在「早餐」，吃飽了再「會報」。

「會報」一番後，我才知道這批反共僑領定於當天下午飛返僑居地的美國；所以，急着要在早上商討十萬火急的要事。

所謂的「要事」，是美國舊金山中華總商會，為舉辦慶祝農曆新年全美華埠皇后加冕典禮活動；希望國內派遣一個小型綜藝團前往協助加冕晚會的遊藝節目演出，俾能造成一連串的高潮。大家商討後，認為原則可行。

元月十一日，我接到美國洛杉磯長堤中國學生聯誼會一封航空快信，要我們文化局推荐兩位著名女歌星前往協助他們的春節聯歡晚會演出。因為，他們的晚會是響應國內軍備捐款運動而舉辦的，旨在籌募捐款，捐獻國家作充實軍備之用，純是一種自發的愛國活動。

我把這件事報告王局長洪鈞後，他認為前述的兩樁事情，可併案辦理，豈不一舉兩得。

教育部文化局為慎重其事，特於元月十九日邀請有關機關開會研討。會中一致認為：在國際姑息氣衰張的今天，美國總統尼克森即將於下（二）月份赴大陸匪區訪問的同時；我們若派一小型綜藝團前往美國宣慰僑胞、留學生和學人，定能發生無比的鼓勵作用。

元月三十一日，我正式奉命組團，且須於二月十七日出發，十九至二十日在洛山磯演出，廿

一至廿七日在舊金山表演，為期十天。我屈指一算，從奉命組團到出發訪問之日，只有十八天

；一切皆無先例可循，惟有從頭作起。雖非當年孔明那樣的「受命於危難之際」，卻可謂「受命於緊迫之時」。

出師應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為了給這個小型藝術團取名字，比替自己新生的兒子命名還難些，絞盡腦汁，方決定命名「自強綜合藝術團」；寓有「總統所昭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之意。旨在要喚起海內外同胞，於此危疑震撼之時，皆能莊敬自強，共渡時艱，完成反共復國任務。

為要把這個團組織好，遂決定了組團的三原則：(一)以民間姿態出現。(二)團員人數以不超過七人為原則。(三)每位團員須能歌擅舞，一人當兩三人用。因為，這是一枝文化作戰的突擊隊伍，必須採精兵主義。

教育部文化局第二處所主管的業務有十四項之多，工作相當繁雜，其中最繁雜者，莫過於主管藝術團體及包括歌星在內的藝術人員出國業務。因為，我主管歌星出國業務的關係；所以，對他們的藝能成就，還算不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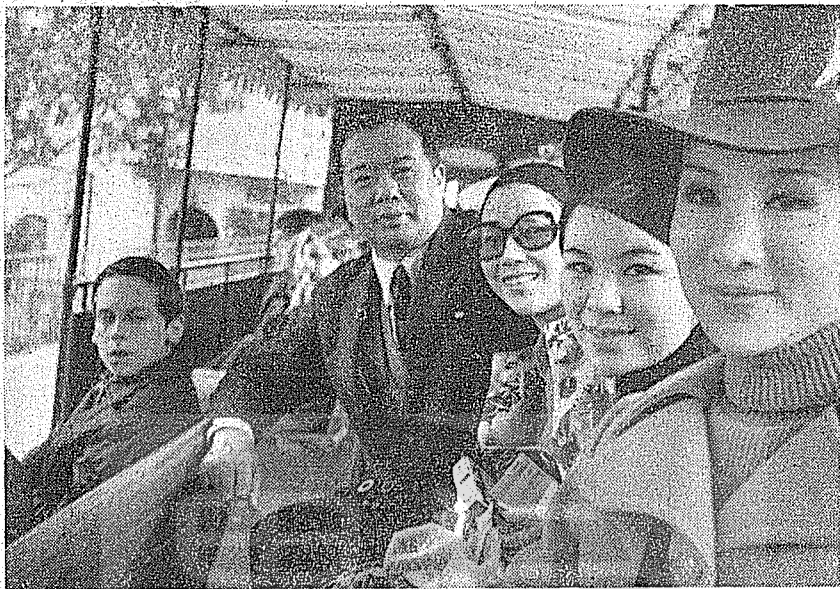
我國目前男女大小歌星，人數總在兩千人以上，要從繁星滿天似的歌星羣中，挑選幾位頂尖兒的人物出來；其困難，遠甚過當年的唐伯虎點秋香；燕瘦環肥，純紫嫣紅，實有無從着手之感。為了節目的需要和安排，先選出了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及崔苔菁四位女歌星；因為，她們每位皆能歌擅舞，且各有特色。楊小萍擅唱抒情歌曲，白嘉莉是最適當的節目主持人；張明麗歌聲嘹亮，唱愛國歌曲挺出色；崔苔菁天性活潑，熱門歌曲唱得頂呱呱。

這般的歌星人選，已屬鑽石陣容。但是，總覺得還不特出，還缺少一點兒高潮，沒有驚人之筆，想來想去，惟有把「急智歌王」張帝拉進來，始有畫龍點睛的完美感。可是，張帝遠在印尼的雅加達演唱；我打越洋電話請他回國擔任自強綜藝團的團長一職；為了國家，他慨然答應，使我感動萬分。

無論對任何事物，人們的意見總是紛歧的。如果，祇由上述五位歌星組團赴美演唱，對歌星有成見的人，可要大事抨擊了。為要沖淡這是歌星訪問團的印象，使海外僑胞和留學生，對聲樂家演唱的藝術歌曲有認識，對我國的民族舞蹈有深刻瞭解；所以，特請聲樂家辛永秀和舞蹈家曹金鈴，參加這一陣容。同時，是使演出節目，名符其實地具有「綜藝」性。

還有好幾位歌星，自動請求參加，我以名額有限，一一婉言相拒；但仍有兩位因未能如願，竟梨花春帶雨般地哭了起來。

前面七位入選的幸運兒，他們的犧牲是可觀



本文作者，自強歌舞團領隊劉昌博（右第二人起）與部份女團員，舞蹈家曹金鈴，名歌星張明麗和楊小萍。

的；因為，這是義務性的，沒有高薪作酬，沒有愛國熱忱的人，不會作此犧牲。

譬如：拿張帝來說吧！他在印尼一家大夜總會演唱，是挑大樑的台柱歌星，月薪美金一萬元，折合新台幣是四十萬元。他爲了響應政府的徵召，向其演唱的夜總會老闆請假，遭到拒絕，他竟不顧一切地「偷渡」回來。當老闆得知他溜走了，大發雷霆之怒；第二天趕到台灣來，要延聘大律師控告張帝違約。經友好多方勸解，才化干戈爲玉帛，沒有對簿公堂。但，張帝赴美演唱一個月，其個人收入少了一萬美金不說，從印尼回國的飛機票，還是自個掏腰包買的，他在金錢方面損失之大，可以想見。

聲樂家辛永秀的損失，雖說並非金錢，但也够大的。她剛從日本演唱回來，和追她兩三年的日本男女鍋島吉朗先生訂婚才幾天，正陶醉在愛情的海洋裏。爲了赴美宣慰僑胞和留學生，她就暫把兒女私情放在一邊，實在够偉大；她的未婚夫也真了不起，否則，怎會放她走。

另五位要到美國表演，也非說走就走了的。舞蹈家曹金鈴，先把自己開的「曹金鈴舞蹈研究社」暫時關上大門，然後再向中視公司請准假，方能無牽掛地上飛機。

楊小萍是台視公司和麗聲歌廳的基本歌星，自然，都得請准假；最麻煩的是把她剛開拍五天的電影片停下來，可不是簡單的。

張明麗除台視公司准假外，把赴南洋演唱的行程自動延後。

白嘉莉和崔苔菁，同是台視公司基本節目主持人；前者要把她主持的「翡翠宮」及「歡樂周末」節目擱下；後者要把她主持的「翠笛銀箏」節目暫放在一邊，還得向她簽約的利銘影業公司請假。她倆人是够忙的，先要於二月十一日前往美國關島參加一個盛大晚會演出，然後於十五日飛回來，再於十七日隨我們大夥兒赴美表演；其忙迫的程度，可想而知。

他們的每個人的服務單位都要請假，除了文化局的請假證明書外；我還要到他們服務的公司憑三寸不爛之舌，好歹游說一番，才都勉強答應下來。因爲，請假的時間不湊巧，恰是農曆新年的節骨眼上，螢光幕上怎少得了她們；請假不易的原因就在這裏。

待辦妥請假手續時，我才發現國內七位男女團員，皆是兩家電視公司的台柱。張帝、曹金鈴二人屬於中視；其餘五人如辛永秀、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及崔苔菁則屬於台視。原擬請張帝掛帥担任團長，以示由民間姿態出現的藝術團體，可是，台視不贊成；如換台視的人担任團長，則中視又不同意。這是兩家電視公司在業務競爭狀況下的一個插曲，但此一難以擺平的狀態，可把我左右爲難「整」慘了。

所以，在出國前，團長一職虛懸，領隊也沒有人。我在國內的正式頭銜是顧問，但有的喊我團長，有人叫我領隊，有的稱我顧問。張帝、辛永秀和曹金鈴叫我「處長」，張明麗和崔苔菁稱我作「叔叔」。楊小萍和白嘉莉二人，則在「處長」及「叔叔」之間，隨她們高興與任選其一稱呼。

。我對這些稱呼，不便否認，也不能全都承認；其實，我最實當的稱呼，應該是什麼事都管的「老管家」，什麼事都得作的「小雜工」。

節目的排練

我國的國劇團訪美，早年前有梅蘭芳所組的國劇團；不久前，國立復興劇校曾去過一趟。以影歌星爲骨幹組團訪美，自強綜藝團敢說是破題兒第一遭；其成敗的影響都很深遠。因此，節目的編排、排練及搭配，自不得疏忽大意，更不可掉以輕心。

我邀集男女團員開過三次會議，好在他們都有豐富的舞台經驗，瞭解彼此的特長；當我告訴他們此行的任務後，經過幾度增刪，總算把節目表排出來。

我們決定寓宣傳於娛樂，在娛樂的節目注入宣傳的精髓，使人在不知不覺的歡笑中，接受我們巧妙的宣傳。總之，我們揚棄老套的口號式宣傳，而是透過表演藝術的形式，在娛樂的氣氛裏滲進宣傳的因子。

因此，我們的節目構想：歌唱方面愛國歌曲、藝術歌曲及時代歌曲三部份；歌譜則請曹金鈴找人抄寫，全部用五線譜，俾便於外國樂隊伴奏。辛永秀的藝術歌曲，自成單元，她自己找歌譜，獨個兒在家練唱。舞蹈方面：民族舞蹈部份則由曹金鈴負責編排，歌舞短劇方面則請張帝負責指導。

節目排練的地方，是曹金鈴把她的舞蹈研究所免費提供出來；我們從二月八日起就開始排練。

張帝有一部自備的西德朋馳牌招紅色小跑車，有時就成爲我們排練節目往返的公用交通工具；惟他喜歡高速飛車。有一次，交通警察把他攔住

「張帝！你的飛機飛得太低了。」

排練歌唱節目，無論獨唱，合唱，可穿便裝排練。排練舞蹈節目，尤其是民族舞蹈，不穿服裝彩排一兩次，臨場是走樣的。因爲，我們行期在即，無法製作服裝，只好租和借。我們曾向台視借人，又得向台視借服裝和道具，真難於啓口。歌星們說台視作戲裝簇新華美，且很合身；其實這些戲裝就是她們在台視演電視劇時照她們身段製作的：否則，我怎知道有這些合用的戲裝。

台視的慨然借人，借戲裝；我至今還很感激。排練三天節目，就排熟了，他們是舞台上的行家，一排練就會。我發現七位團員中，除曹金鈴不會唱歌外，大家都會唱歌；除辛永秀不會舞蹈外，大家皆能跳舞。因爲，張帝，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及崔苔菁，可謂能歌擅舞；尤其張帝除了不會生孩子外，可能什麼玩藝兒皆可來一兩手。

我們從農曆臘月廿四日起開始排練，除白嘉莉及崔苔菁因赴關島演唱，耽擱幾天外，大家直排練到大年除夕，簡直忘記還有過年這回事。新年初二又開始排練，迄出發的前一天——初四的下午才停止。初四日下午五時許，張帝排演畢，駕駛他的小跑車，風掣電馳地飛車回家，因「飛」得太快，飛得太「低」；致闖上前面一輛計程車，闖歪車頭不緊，還到警察派出所理論了半天。

簽證的波折

藝術團及藝術人員，影歌星等出國，皆須文

化局核准。這次，由文化局自行組團，我又擔任顧問職務，自己核准自己組成的團體，出國手續是再簡單不過的了。那曉得，事非經過不知難；何況，還得趕時間呢！因此，我特委託一家旅運社來代辦手續，旨在節省時間和精力。

國內有關機關都十分幫忙，只有美國駐台北領事館的簽證難於拿到手；如果，再落後一天，可要把洛山磯長堤中國學生聯盟會整得慘兮兮的。試想，到時候台上無人表演，觀衆持票踴向大門口，如何善其後！

我們赴美演出的首站是洛山磯，時間是二月十九日下午八時；原定是十七日出發，在洛山磯休息一天，並於十九日從容演出。

我們希望二月十一日拿到簽證，詎知，台北美國領事館官員說：「不可以，因爲你們都是些很有名的明星，我在電視上經常看到你們唱歌，你們不能以觀光旅客身份到美國。」

「明星就不能到美國觀光旅行？」張帝冒出這句話。

那位美國官員顯得不耐煩的樣子，狠狠把張帝盯了一眼說：「我說不可以，就不可以！你再問，我們彼此的時間都是浪費。」

他說罷，就把遞護照給簽證的那個小窗口閉上，把他「醜陋的美國人」那副面目露了出來。

我們不得要領，十分洩氣。因爲，當天是星期五，第二天是星期六，第三天是星期日，美國

領事館都不上班。好容易等十四日星期一，但這是我國農曆年的十二月三十日，所謂的「大除夕」之日，美國領事館也入境隨俗，上半天班。若這半天得不到要領，因大年初一，初二兩天放假，又要等到十六日星期三才上班了。

十四日上午九時，我硬着頭皮去美國領事館找柏克領事；因爲，我不是明星，相信他在電視沒有見過我的「尊容」，何況，我申請的是公務護照。他表示：我的公務護照可以簽證，但其餘的明星們不可以，不過他補充一句：

「明星們要到美國表演，需要美國發的 2」。

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攻擊英國倫敦的新武器命名 V-1、V-2，是一種雛形的飛彈。V-1 是什麼玩藝兒？柏克領事不願說明，我們實在猜不透。老實說：我們非但不會攜帶飛彈，女歌星們一個個盡皆身段窈窕，體態輕盈，連「肉彈」都沒有，那有飛彈？

後來，外交部告訴我，柏克領事要歌星們拿到美國勞工局的許可證後，才發簽證。現在才解開 V-1 之謎，即美國勞工局許可證的縮寫。

爲要使我們取得美國的 V-1，我相信外交部周部長書楷，北美司錢司長復，僑委會高委員長信，袁副委員長觀賢，文化局王局長洪鈞，以及我國駐美大使沈劍虹，駐洛山磯總領事劉邦彥，駐舊金山總領事段昌智，沒有過好農曆新年。自然，邀請我們首站演出的洛山磯長堤中國聯誼會會長孫英善、馬福全、倪昭焄等同學和我一樣的心情，今年沒有過年的福份。

爲了H—2，台北、洛山磯、舊金山和華盛頓，每天越洋長途電話不絕，電話費花的相當可觀。因爲，美國無論華僑及留學生社團，皆分忠於政府及受共匪蠱惑份子兩派，如若我們不能成行，便失信於人，使洛山磯和舊金山主辦演出的華僑與留學生社團，無法善其後。因此，我們美國之行，只許成功，不容失敗。

北市信義路二段美國領事館隔壁，有家糖果店的樓上是咖啡室；我和團員們經常在這間咖啡室等候簽證。

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中三組、僑委會、文化局聯合歡送茶會在中國大飯店八樓舉行，大年初二開歡送會，在中國社會是少有的。我們接受各界首長的歡送，要是拿不到簽證，走不成，該多麼尷尬！當時，我在歡送會上，臉上勉強裝出笑容，心情却是相當沉重。

十七日及十八日上午這一天半時間，我像當年伍子胥過昭關一樣的難受，度時如年，只差頭髮沒有伍子胥般的全白而已。

皇天不負苦心人，由於，我駐美使領館官員的同心協力；終於透過美國國務院通知其勞工局發出許可證，所謂的H—2是電報發出的。我們於十八日下午三時，終於拿到美國領事館的簽證，方可跨進美國的大門。

當年，德國的V—2害慘了英國；今天，美國的H—2整慘了我們。

踏上征途

我們所搭乘的華航班機，起程時間是二月十

九日上午八時；我於七時前就趕到機場；時間一秒一分過去，團員們一個個興高彩烈而來，歡送的人羣絡繹而至。時針向七點五十分，飛機快起飛了，但還不見「急智歌王」張帝的踪影。

張明麗抱怨說：「什麼急智歌王！簡直要急死人嘛！嗨，我想起，可能是他昨天在車禍時受了內傷。」

我心裏想，就是受了內傷，也該打電話通知一聲。我眼巴巴瞧着機場大門，望穿秋水，連影子都沒有。我幾次打電話到他家中，沒有人接。

機場擴音器催促了兩三次，我只好帶着辛永秀，曹金鈴，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及崔苔菁六位娘子軍，踏上征程。上飛機時，我手中撐着的美麗國旗，在晨風裏飄揚，飄揚；這象徵了國家，責任和榮譽。

張帝不來，我這個顧問只好挑起領隊和團長的担子，心情沉重，真就心飛機載不起我一身沉重的責任。

飛機平穩地起飛，穿過白雲，在碧波連天的高空飛行；我心煩意亂，不能入夢。但我周遭的六位娘子軍都香夢正酣，呼呼大睡；她們連日排練節目的勞累，等候簽證的焦急，够辛苦了，現在正該休憩的時候。

我們買的二等機票，坐頭等機艙；華航對我們是特別優待。不久，舒適的沙發椅把我帶入夢鄉。

當我被她們喧嘩的笑聲吵醒時，飛機已在東京羽田機場停下來；女團員畢竟是年青人，經過兩小時睡眠，莫不精神百倍。

航空公司爲防止飛機在中途站發生意外，凡是飛機停站時，旅客必需把自己隨身攜帶的物品拿到過境旅客休息室去，女孩子們什麼化妝箱，皮包……等真多，拿不了，提不完的，只好由我這個「叔叔」幫忙了；不能怨誰，只怨我是團中唯一的「男生」。搬到過境旅客休息室，女孩子見到各式各樣花花綠綠的免稅商品，東瞧西看，左挑右選，把化粧箱等物品往長條椅一放，看管責任當然落在「叔叔」頭上。

又經過九個多小時長途飛行，曾通過使人對時間發生混亂的國際子午線；因一直在太平洋上空飛行，除了天空的白雲，海上的波濤，沒有什麼可欣賞，單調得使人乏味，要不是空中小姐叫我們起來用餐，誰也懶得睜開睡眠。

午夜抵達夏威夷上空，島上的電燈通明，彷彿一串串，一堆堆的寶石綴連在夜空裏，復映影在海波中。有人說，一個都市是否繁榮？看晚上電燈的多少就知道；夏威夷無疑是繁榮的。看到這繁榮的夜景，誰也不相信在三十一一年前的十二月七日的清晨，這兒曾發生過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可是，美國從這一慘痛史實中，好像並未獲得什麼教訓。

夏威夷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大門，我們到達時，雖是午夜，但躑躅在海關等候檢查入境的旅客，不下兩千人。幾條長龍拉得長長的。行李的檢查，各種的詢問，相當仔細而認真！自然就耽擱時間，害得我們連日勞累的女團員站得兩腿酸軟。

飛機停站後，爲預防有人破壞，所有行李都

要檢查，察看有無危險物品。我們撐國旗和國旗的旗桿，是金屬製的。既長且重，不能伸縮；每次上下飛機都得搬上拿下，可把我這「男生」搞得頭暈腦脹，胆顫心驚。因為，拿兩隻旗桿時，必須小心翼翼；否則，不是碰到前面男旅客的腦袋，就是刺着後面女旅客的大腿，要不然可能戳破飛機的門窗。我一直嘀咕買旗桿的人，何不買童子軍用的那種能伸縮的呢？木製的輕巧易於攜帶，金屬的礙眼，海關安全人員總會多盤問幾句，麻煩透頂。

夏威夷的觀光事業很發達，海關檢查如此繁瑣，旅客們莫不感到驚訝。

我們在這裏停留整整兩小時，再繼續飛行五小時，寬闊的太平洋總算越過了。

緊張的首次演出

洛山磯是美國一個多彩多姿的大城市；它是世界的影城，製造人類夢想的好萊塢，就在它的懷抱裏。老少咸宜的神話式的狄斯耐樂園，躺在它的身旁。任你有多少錢，都可能輸得精光的世界賭城——拉斯維加斯，是它的芳鄰。無論鯨魚，海豚，巨鯊皆會表演特技的世界水族館，在它身邊不遠。每年的世界性長堤選美，便在這裏挑選出世界小姐。

有人說：如果，你到美國觀光，沒有去洛山磯走一趟；等於沒有到過美國。因為，這裏每天豔陽高照，四季如春；一年難得有幾天落雨的日子，出外旅行不必聽氣象報告，反正每天皆是惠風和暢的晴天。

我們是於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飛抵這人間最可愛的城市，它優雅地躺在太平洋的海灘上。從空中鳥瞰，街市整齊地排列着，世界上最寬最直的高速公路，從這裏放射出去；市區內有摩天高樓，更有密林成蔭的綠野，堪稱為一個花園都市。

華航班機剛停下來，我駐洛山磯總領事劉邦彥先生，長堤中國學生聯誼會代表孫英善，馬福全，倪公焰及林秀東同學等，都來歡迎我們；因為，我們是該會邀請來的。

我們下榻於當地最豪華的大使大飯店，五百個房間接納着來自世界的觀光客。這家飯店最有名的，不是它悠久的歷史，古色古香的陳設，奢侈的餐廳和夜總會，也不是價錢貴得嚇死人的商場；而是，它大門口那個平凡無奇的陽台，在四年前（一九六八年）曾大出風頭，改寫了美國的政黨選舉史。

美國第三十五任總統約翰·甘迺迪，於一九六三年在達拉斯城被人刺殺身死；他的弟弟羅勃·甘迺迪，在一九六八年六月獲得加州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勝利之時，就在這家大使飯店的陽台上被人暗殺殞命。各國觀光客來到這裏住宿時，都要登上陽台憑弔一下，對這位「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羅勃，甘迺迪先生，一掬哀婉同情之淚。

我們經過大門口，都不期然向他的陽台注視；深深感到美國的民主政治，已被再而三的不可有恕的暴行所污辱。

我們從國內出發的日子是二月十九日，經過

一天的長途飛行；由於，國際子午線的關係，今天仍是十九日，無疑的時光被留住一天。團中年齡最小的崔苔菁說：「我的青春被噴射客機追回了一天。」

今天晚上八時，我們就得在洛山磯好萊塢高中大禮堂演出；故到達旅社後，不敢休息，更無心情跑到美麗整齊的大街上去閒逛。

洛山磯有四百多萬人口，是美國第三大都市，街道彷彿圍棋盤的方格子一般整齊排列，沒有紐約那麼多的高樓大廈，市區沿着海灣伸延，並無踴擠的感覺。洛山磯都市發展的氣魄，恰好把加利福尼亞州的富庶顯示了出來。

按說：洛山磯是個可愛的都市，並非有意誇張；最低限度，我從浮面看來它是美麗的；至於它的內在美如何？要慢慢才能體會。

我們知道，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行程是與我們背道而馳的。當我們從台北出發橫越太平洋飛美國的同時，也是美國總統尼克森從洛山磯啟程橫越太平洋東飛大陸匪區訪問的時間，我們與他背道而馳的飛行，雖屬巧合；但是，益顯示我們前往美國演出的意義和任務多麼重大。

現在，我恍然大悟，台北的美國領事館多方刁難，不發簽證，有意阻止我國的訪美行程。原來，他們不希望在其總統尼克森訪問匪區期間，有從台灣去的團體在美國跟他們的總統唱對台戲，甚至耽心我們是去故意「搗蛋」的。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笑，亦復可恨。

我們因須於當晚八時正式首演，大家雖是疲乏萬分；由於，榮譽心的驅使，祇在旅社稍微休憩

，便於下午三時趕到洛山磯好萊塢高中大禮堂排演節目，最頭痛的是要與從未搭配過的樂隊配音。張帝沒有來，我們原先排好的節目就得重新安排過；不得已，我只好挺身而出，以顧問的身份，兼任編導、劇務及前後台打雜小工，反正這裏沒有幾個人認識我，大夥兒一起為訪美的首場演出拼命吧！

楊小萍、白嘉莉、張明麗及崔苔菁，依序練歌；起初，這一由四個留學生臨時組成的客串樂隊，奏得荒腔走板不是味兒。好在我們帶有五線譜，不多久，他們居然伴奏的像那回事了。難得的是歌星們，竟能指揮樂隊演奏；使他們把奏慣美國熱門音樂的身手，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居然也能奏出我們東方優美高雅的樂曲來。

曹金鈴一會兒扮仙女，飛舞她的「天女散花」；一會兒裝成山姑模樣，跳她的「山地舞」，滿台飛旋，香汗濕透她的衣衫；要當舞蹈家可真不容易。

辛永秀演唱的是藝術歌曲和歌劇選曲，她的節目自成單元，祇須鋼琴伴奏。

有位留學生陪她到一位有鋼琴的僑領家裏練唱；她回來時臉色發青，我知情不妙；原來為她伴奏的那位漂亮小姐，虛有其表，琴藝與她的美麗不成正比；但又沒法臨時換一位，怎不臉色發青呢！

我們排練時，一分一秒，皆在緊張忙碌的氣氛中渡過；只知有工作，非不得已，連話也不想講；台上看我們排練的美國人，當我們是一羣熱愛藝術的瘋子。其實，我們熱愛的不只是藝術

，還有國家，責任及榮譽；還有旅美的僑胞，留學生和學人。

好萊塢高中大禮堂，顧名思義，它是便利好萊塢明星子女就讀的一家貴族學校，它距離那座影星們集居的比斯干山只有三百公尺之遙。或許是影星們子女來就讀的關係，其大禮堂設備頗佳，擁有二千五百個寬敞舒適的座位，難得的是燈光、音響、舞台皆是一流的。

晚上八時不到，台下坐滿了觀眾；當然，絕大多數是僑胞、留學生和學人，外籍人士只佔五分之一。「長堤中國學生聯誼會春節聯歡晚會」的紅底金字橫幅，高懸台前；舞台幕壁正中懸掛一幅美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據說在這個大禮堂懸掛我國國旗，可能還是第一次。

開幕前，我駐洛山磯劉總領事邦彥上台致詞，把我們大大誇讚一番。但我們在後台卻緊張萬分，女團員們一個個只差點沒有把心從口腔跳出來，惟恐在國外丟人現眼。

第一個出場表演的，是團員中年齡最小勇氣最大的崔苔菁；她沒有怯場的感覺，隨着音樂旋律一出場就連歌帶舞，歌聲甜美，舞姿輕盈，無疑的已有了好的開始；她的歌聲剛唱完，台下即爆起雷動的掌聲。她獲得的掌聲傳進後台，我們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等待出場的人，心中鎮靜不少。

接着，張明麗清脆嘹亮的女高音，白嘉莉光芒四射的台風，楊小萍迴腸盪氣的抒情歌曲，以及曹金鈴翩翩的舞姿，莫不受到觀眾熱烈的讚賞；觀眾用不怕拍痛手掌的響亮掌聲，來表示他們對每個節目的熱愛。

辛永秀出場演唱藝術歌曲，她的那位美麗的鋼琴伴奏小姐指法不熟，兼又緊張怯場，顯然這位伴奏小姐的琴藝沒有她那嬌滴滴的模樣漂亮。這可教辛永秀難唱了；但她畢竟很老練，竟然一方面用手指糾正伴奏的音符，另一方面照樣演唱。她從我國藝術歌曲「茉莉花」及「家住長江頭」，唱到意大利的歌劇選曲。因為，台下以留學生佔多數，故知音是够多的。

出場的演員只有六人，盡皆女孩子，她們一會兒出場唱歌，轉眼間又登台表演舞蹈；一忽兒是女紅粧亮相，不一會兒變成英俊瀟灑的男裝打扮出場，她們好像在變魔術，使台下觀眾，看的眼花撩亂，驚訝不已。

倘若不是每個人皆能歌擅舞，絕對湊不起兩小時節目；何況還如此精彩。

全部節目到十一時才演畢，前台甫落幕；僑胞、留學生及旅美學界、專家百餘人，踴向後台，寒暄慰問，甚而拍照留念，直鬧到午夜才離去。當然，這些熱情的慰問，使後台女團員的卸裝耽擱下來。

我們回到旅社，才發覺肚子餓得要命；原來緊張的排演，緊張的上演，大家都忘記了吃晚飯，怎不餓呢？留學生聯誼會代表和他們的夫人，陪同我們盡興地吃了一頓宵夜，填滿肚子後，方回到旅社舒舒服服休息。

連日勞累，大家一覺睡到第二天（二十日）上午十一時半，要不是預定到聖地牙哥參觀世界著名的「海族世界」，大家還不想爬起床來。

（未完待續）